

新詩 第三名



吳士宏

出生：民國56年生

學歷：政治大學心理研究所畢

現職：留學英國博士班學生

創作理念

1998年秋末某夜，我與一對英葡情侶在倫敦巴比肯中心觀看美國模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舞團表演時，他們向我說天空將有壯觀的流星雨。之後幾天，我是讀了英國報紙與《中央日報》海外版上全球觀賞流星雨熱潮的報導；但不知為何，反倒又想起那種居高俯瞰舞者、伴奏者及所有觀眾的特殊身體感覺。概因那種角度吧！我讓自己變成從天迫降的隕石，以第一人稱寫成〈隕石之歌〉。因其與觀舞有關，於是在流星墜落後，我又將自己變成一個雖體殘但仍想以輪為足來舞蹈的人，想以幻想來突破地心引力對身體的枷鎖。然而想變成一顆在夜裡等待的星，等待一次讓腿與輪都失重、然後失速的墜落，換取人們對我的仰望，是為〈輪之舞〉。

隕石之歌

(甲)

無從潛逃的 降生
當我的夢想墜落
就註定墜落的
一小小角落

(乙)

也是一種機遇的孤寂
也是一種生存的法理
從那無從占卜的
側撞展開
我緬懷靜默的初航

(丙)

只能以冷峻的主調
吟遊人間罷！
以體中僅有的X礦物
綺想失速前的
H大調急板

(丁)

我要尋訪

人類體中疏離的線索
從頸背的圓弧
手足的圓弧
到時光的
旋律中 不變形的圓弧

(戊)

我要與八方的權貴諸神談判
在利慾擁擠的
對角稜線上
在無從脫身的矩陣裡
與混濁的大氣
瞬息共生
再以討好所有功名願望的
某個仰角
——墜落！

我目睹你們自相滅絕的
戰爭情節
竟一再重演
在宗教宮與永生宮邊界的
黃道吉日

歛歛你們的第一根肋骨
又多了一道
名叫和平的烙痕
只能期盼
相同胎記的子孫的誕生

(己)

你們仰望的眼神裡
為何總有一束
汲汲營營的光子
總想飛往
那個無從歸納的
即興金錢指數
——那恰與虛榮的定值
組成投機的落體方程式

(庚)

你們會祈福麼？
某種性別流動的參數
從F星團與M星團之間
那永無均等的向量
——還只是喧嚷

時尚的平權曲式
玩弄禁忌的雙關語氣
聊表異議

(辛)

你們竟像我呀！
像失去軌跡的競逐
連悠遊自足的風
也會被吸納 只留下
無從尋覓的
粉飾主義的殘骸罷！

(壬)

還有一座座多功能的
「永恆時光」無人衛星島
在我身旁不斷炫耀 終究只能
不斷旋身成帚形火
然後墜落
墜落在佚名的超高科技電腦全自動控制的
都市火葬場

(癸)

已經葬身的
一種叫休止
也叫再生的
我的慣性律
不祈望你們的驚嘆
——在我夢想墜落的初航

(獻給仰望我或仰望一顆無從命名的星的一個人)

輪之舞

(子)

我想跳一則
未曾揭露的秘密
——對抗重力！
在一對鐵輪間的一對痿痺赤足下
以迎神舞的身韻
以光速 飛旋

(丑)

先冥想鐘擺的晃蕩
再晃蕩 像那次兒時的遺忘
遺忘麻痺的瞬間
多想讓那學腕
就開始幻想
幻想一次最小最小幅的
晃蕩

(寅)

試證明一雙腿的存活
試解答
鐵灰色的柔軟度
是在巒山與嶰谷間

做一次最大的跳躍後
所能傾洩的瘴氣中
的那一種存活罷？

(卯)

配製時間的聲響
以急碎的定音鼓
反覆變奏
——催討
反射神經的記憶容量

(辰)

用階梯狀的舞台
挑戰空間的延展度
用連續旋身
示範一種你想看的媚俗
營造絕不屈饒的
公益頭條新聞

(巳)

——但卻無人欣賞
我那無從豁免的魔障

無底焦慮的
 磁場 那失望
 也是希望的重心
 在一雙鐵輪所能擁抱的
 幻覺世界的邊境上
 一再如此
 私會舞神

(午)

以我的肺泡壁
 擬想神的鐵胃衣
 以我的血肉
 再跳一曲
 讓你心肌迷醉的舞姿
 ——幻想使力
 跳脫失速的危機

(未)

在每一回的崩垮
 的瞬間
 就以送神舞的間奏
 自愉罷！

(申)

孤擲斜切面
從無從分解的引力中
躍入——
一顆星的死
將搖曳
另一顆星的 誕生

(酉)

而我信仰的燿火
來自億萬光年的星球
的祭悼
是不再悲憐的
一束微暗的光

(戌)

我一直一直失重地
飄浮 飛掠——
那逐漸逐漸消逝的地痕
銘記一對輪
曾經誇下的豪語

(亥)

無從終結地
 探望 探望天際
 以我僵硬的脊背的曲度
 觸摸我將擁有的
 那一片
 疆域

(人有一雙腿
 會在星夜中失重
 而有一則
 關於舞的秘密)

後記：觀體殘人士坐於輪椅與非體殘的舞者合作舞蹈表演後，有感而作。